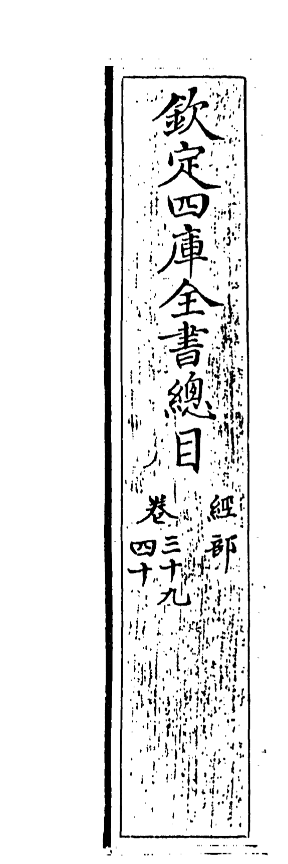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三十九
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八

經部三十八

樂類

沈約稱樂經亡於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伏生尚書大傳引辟雝舟張四語亦謂之樂然他書均不云有樂經（隋志樂經四卷蓋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賈公彥考工記磬氏疏所稱樂曰當即莽書非古樂經也）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爲

聖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導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義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經而後代鐘律之書亦遂得著錄於經部不與藝術同科顧自漢氏以來兼陳雅俗艷歌側調並隸雲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至箏琶亦附於經末循是以往將小說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為甚今區別諸書惟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於經其謳歌末技絃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用以見大

樂元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奸也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勅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較定鐘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舊本從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錄盖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歷二年吳壽民跋明萬歷三十九年趙開美跋敘此書原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

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鎮則主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畧存其槩大抵逸瑗以爲黃鐘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計之黃鐘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爲九方分則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

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撮明范鎮識其以度起律誠爲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龠斛筭數權衡鐘聲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見也以律起度與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家算術不精遂援筭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至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寸之管取三

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求見其為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鐘磬晉鼓及三牲鼎鸞刀制度則精核可取云

樂書二百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陳暘撰暘字晉叔閩清人紹聖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傳此書乃建中靖國間暘為秘書省正字時所進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

三禮詩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之言各爲之
訓義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則專論律呂本義
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爲樂圖論引據浩博
辨論亦極精審視其兄祥道禮書殆相伯仲第禮
書所載祗詳於三代器數是書則又推其律呂本
原及後世雅俗諸部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樂書
博則博矣未能免於蕪穢也然賜書包括歷代總
述前聞既欲備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陳正變使振
孫操筆而修史將舉古來秕政亂法一切刪之不

載乎此南宋人迂謬之見不足據也其中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爲紕繆自古論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爲尊卑立說本屬附會晹則曰黄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宫而設旣謂黄鐘至夾鐘爲清又謂爲夷則至應鐘而設是兩四清也不知每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夷南無應爲次而闕角聲必須黄鐘清爲角南呂一均以南無應爲次而闕羽角二聲必須黄清爲羽大清爲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律

以聲而言則爲黃大太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鐘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清協之也賜引李照十二鐘之說殊爲舛誤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爲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尚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

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爲七音之說葢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虛其一猶大衍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最有根據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聲二變有管律絃度之不同半太族與正黃鐘

應半夾鐘與正大呂應此理尤爲暘所不知也至以七音爲八音虛土而言尤爲牽强矣又其釋周官三宮之樂以圜黃太姑爲宮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別而爲四函太姑南爲宮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爲三黃大太應爲宮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爲二若然則天宮用八律地宮用六律人宮用四律以多少爲差別也而圜丘樂六變方丘樂八變宗廟樂九變又何以解耶凡此之類皆不可據爲典要然唐以來樂書無傳北宋樂書惟

皇祐新樂圖記及此書存耳遺文緒論條理可徵

又安可以一旹廢耶

律呂新書二卷　編修李潢家藏本

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慶元中坐黨禁

流道州卒事迹具宋史道學傳朱子稱其律書法

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又云季通理會樂律

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及為是書作序又曰黃

鐘圜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

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

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固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盖是書實朱蔡師弟子相與共成之者故獨見許如此書分二卷一爲律呂本原凡十三篇黃鐘第一黃鐘之實第二黃鐘生十一律第三十二律之實第四變律第五律生五聲圖第六變聲第七八十四聲圖第八六十調圖第九候

氣第十審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謹權衡第十三其一卷為律呂證辨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黃鐘之實第三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和聲第五五聲大小之次第六變宫變徵第七六十調第八候氣第九度量權衡第十今考元定之說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是截管之法必本之候氣也而候氣之說最為荒渺後漢晉隋志所載

又各異同既云以木爲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上與地平又云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此置律有淺深高下之不一也既云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氣至者灰去又云以竹莩灰實律以羅縠覆律口氣至吹灰動縠有小動大動不動三說又云灰飛動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其說又不一也然則候氣既不足憑入聲又無左驗是蔡氏所謂聲氣之元者亦徒爲美聽而已非能見之實事也劉歆銅斛具詳漢志而隋志又詳

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所識以爲漢世斛銘劉歆詭謬其數爲算氏之劇疵者是也元定乃併漢志取之以定黄鐘積實爲八百一十分何也荀勗之尺附志所謂晉前尺也當晉之時阮咸已譏其高而元定以爲此尺出於汲冢之律與劉歆之斛最爲近古樂聲高急不知當時之圍徑果爲何如夫古人所云徑三分圍九分者言圓徑三分而周九分也空圍卽

圓周也胡瑗疑其管狹不足容千二百黍遂大其空徑四釐六毫而周為十分三釐八毫是亦徑三圍九之率也因以空圍為管內之面冪為容九方分矣元定從之而以圓田術起算黃鐘積實又失之太大則不精算術之誤也至若謂黃鐘六變律不與本均之聲相應而不知當用清聲又謂二變不可以為調而不知二變之調具足五音若以二變音為每調之七音則反為出調凡此皆元定之所未及詳者故特著之以糾其失焉

瑟譜六卷永樂大典本

元熊朋來撰朋來有五經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以為在禮堂上侑歌惟瑟而已他絃莫侑為古人所最重自瑟教廢而歌詩者莫為之譜旣作瑟賦二篇發明其理復援據古義叅以新意定為一編首為瑟絃律圖次為旋宮六十調圖次為雅律通俗譜例次為指法次為詩舊譜凡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十二篇即趙彥肅所傳開元十二詩譜

次曰詩新譜凡騶虞淇奧考槃黍離緇衣伐檀蒹葭衡門七月菁菁者莪鶴鳴白駒文王抑崧高烝民騶十七篇皆朋來所補次曰樂章譜爲學宮釋奠樂章終以瑟譜後錄則古來論瑟之語也其瑟絃律圖以中絃爲極淸之絃虛而不用駁姜氏瑟圖二十五絃全用之非褧聶崇義三禮圖雅瑟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嬴也頌瑟二十五絃盡用之又莊子淮南子均有鼓之二十五絃皆動之文則姜氏之說於古義有徵

未可盡斥其旋宫圖內所列六十調皆據蔡氏律呂新書所推其十二宫則用禮記正義黄鐘一林鐘二之次與蔡氏黄鐘一大呂二之次不同又改二變爲二少少與老相應變與正不相應實不如律呂新書之確又黄鐘一均惟黄鐘宫用七正律無射商則一正一半五變半夷則角則二正二半三變半朋來列七正律於黄鐘宫之前而無射商以下不書正變及半律變半律亦爲疏略其樂章譜既用唐樂三和之法注曰如大呂爲角則於大

呂均取中呂起調畢曲太蔟爲徵則於太蔟均取
南呂起調畢曲應鐘爲羽則於應鐘均取夷則起
調畢曲然於黃鐘爲宫無意又曰今釋奠迎神或
祇用黃鐘爲宫一曲叠奏之云云案范鎮皇祐新
樂圖記曰黃鐘爲角者夷則爲宫黃鐘之角者姑
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
乃去之字謂太蔟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
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其論至明今因大呂爲
角而取中呂起調畢曲太蔟爲徵而取南呂起調

畢曲應鐘爲羽而取夷則起調畢曲則是大吕之角太蔟之徵應鐘之羽而非大吕爲角太蔟爲徵應鐘爲羽矣至於黄鐘爲宫與黄鐘之宫則同一黄鐘無以異也朋來既用唐制而又云祗用黄鐘爲宫一曲疊奏豈非於意亦有所未安而爲騎牆之論歟他如後錄中以堯作十五絃之瑟見於吕覽者誤爲樂記記憶偶疎又其小疵矣然樂律一門諸家著錄琴譜爲多瑟則東晉之初尚有桓伊歌曹植詩事以後傳者寥寥錢起所云二十五絃

彈夜月李商隱所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者特詩人寄興之詞不必實有其事古調之僅存者不過郊廟朝會備雅樂之一種而已明來於舊譜放失之餘為之考訂蒐羅尚存梗概史稱其通曉樂律尤善鼓瑟則與儒者不通宮調而坐談樂理者尚屬有殊存之亦足見古樂之遺也

韶舞九成樂補一卷永樂大典本

元余載撰載始末無考惟據其進書原序自稱三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學錄又據其門人新安朱模

進樂通韶舞補畧序知爲仁宗天歷中人其字曰大車以養親辭官篤行授徒自甘嘉遯而已是編文淵閣書目著錄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載篇帙猶完首爲九德之歌音圖次爲九德之歌義圖次爲九磬之舞綴兆圖次爲九磬之舞采章圖其歌圖以五聲五言相配所謂平濁平清者與沈約徐景安分平聲爲上下以配五音者與（沈約說見宋書史徐景安說見王應麟困學記聞）與司馬光劉鑑諸家以喉舌唇齒牙配五音者亦異又以六律六呂分用與諸家樂

書以十二律相生之次爲旋宮七音之次者尤截然不同然考周德清中原音韻所謂陰平陽平即截平濁平清之說也周官大司樂鄭氏注所謂六律合陽聲六吕合陰聲即載律吕分用之說也則雖自出新意亦不爲無據至於準大衍之數以製河圖準太乙行九宫法以造洛書皆起於陳摶以後后夔典樂之日實無是文載所定雖圖皆根河洛以起數尤不免附會牽合然數不外於奇偶奇偶不外於陰陽易道廣大事事可通亦未始不言

之成理來晳之補六詩皮日休之補九夏不必其
定合於古要猶存古義於萬一終勝於側調么絃
導欲增悲者也則裁是書亦不妨存備一說矣其
書屢經傳寫訛誤宏多如首圖第八章至哉坤元
之坤字據後義圖應在第八格而舊本誤在第七
格又如綴兆始成圖中層左右皆闕兩位據辨用
八佾當得六十四人不應再成以下皆六十四始
成乃止六十且復綴即始成之位次後釆章圖内
亦各有黃衣二八之位則此圖之佚脫顯然今並

校正使復其舊其以朱圖墨圖記舞人之位者亦

間有淆亂並釐正焉

律呂成書二卷 永樂大典本

元劉瑾撰瑾有詩集傳通釋已著錄是書以候氣

爲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圓周徑以考求其積分

蓋瑾之學篤信朱儒故其注詩守朱子之說不踰

尺寸其論樂守蔡氏彭氏之說亦不踰尺寸也考

管子地圓篇稱呼音中徵中羽之數及呂氏春秋

古樂篇稱伶倫先制黃鐘之宮次制十有二筩成

不言候氣至司馬彪續漢書志始載其法相傳爲出於京房然別無顯証隋書載後齊信都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果應又稱毛爽草候氣法述漢魏以來律尺稍長灰悉不飛其先人柄誠與其兄喜所爲律管皆飛灰有徵應然後來均不用其法蔡邕有言古之爲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假器以定其度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然不如耳治之明決也然則舍可辨之音而求諸

杳茫不可知之氣斯亦末矣至蔡氏律呂新書推衍舊文仍言候氣其數以徑一圍三立度爲算頗踈彭氏覺其未合改用祖沖之徑七圍二十二之率然稽諸隋志此猶約率非密率也蓮合二家之書反覆推衍以成是編較諸古人之神解誠未必窺其精微然宋儒論樂所見不過如此有元一代著述尤稀此書猶不甚支離者長短兼存以資考訂固亦不妨姑備一說云爾

苑洛志樂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啓蒙意見已著錄是書首取律吕新書爲之直解凡二卷前有邦奇自序後有衛淮序第三卷以下乃爲邦奇所自著其於律吕之原較明人所得爲密而亦不免於好奇如雲門咸池大章大夏大韶大濩六樂名雖見於周官而音調節奏漢以來無能傳者邦奇乃各爲之譜謂黄帝以土德王雲門象天用火起黄鐘之徵以生爲用則林鐘也咸池象地用水起大吕之羽以土所尅爲用則無射也大章大韶皆起於黄鐘

夏以金德王林鐘律屬金商聲故大夏用林鐘之
商南吕用南吕起聲商以水德王應鐘律屬水羽
聲故大濩用應鐘之羽夷則用夷則起聲今考旋
宫之法林鐘一律以黄鐘之徵爲火以仲吕之商
爲金若以月律論之則是六月之律而非金也故
邦奇於大夏下自注云相緣如此還用夷則爲是
則夷則爲七月之律屬金與大濩用應鐘爲十月
之律屬水者一例矣然則林鐘夷則不已兩岐其
説乎又謂大司樂圜鐘爲宫以南吕起聲一變在

姑洗至六變在圜鐘故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函鐘爲宫以應鐘起聲一變在㽔賓至八變在函
鐘故云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黄鐘爲宫以南吕
起聲一變在姑洗至九變在黄鐘故云若樂九變
則人鬼可得而禮今考左氏傳謂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則宫徵商羽角五聲也前漢書禮樂志曰八
音七始則宫徵商羽角變宫變徵七聲也凡譜聲
者卒不越此二端此書圜鐘爲宫初奏以黄鐘之
羽南吕起聲順生至黄鐘收宫凡得十聲次奏用

林鐘之羽姑洗起聲而姑洗貢爲商奏黃鐘之角所謂用宮逐羽而淸角生也函鐘爲宮用太簇之羽應鐘起聲順生至本宮太簇又順生徵商二律復自商逆轉徵宮二律收宮凡得十四聲商不順生羽而逆轉爲徵所謂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也黃鐘爲宮凡陽律之奏用宮逐羽隂呂之奏引商刻羽是以十聲與十四聲各五奏也至謂周樂皆以羽起聲本於咸池而於黃鐘爲宮起南呂則用黃鐘本宮之羽函鐘爲宮起應鐘應鐘爲太簇之羽

太蔟爲林鐘之徵則又用徵之羽矣圜鐘爲宮起南吕南吕爲黄鐘之羽黄鐘爲圜鐘之羽則又用羽之羽矣同一用羽起聲而所用之法又岐而爲三推其意不過誤解周禮八變九變之文以函鐘爲宮當在初奏之第九聲方與八變合即不得不以應鐘爲第一聲而應鐘非函鐘之羽也以圜鐘爲宮當在初奏之第七聲方與六變合即不得不以南吕爲第一聲而南吕非圜鐘之羽也即又不得不謂應鐘爲羽之羽與南吕爲徵之羽矣由杜撰

而遷就由遷就而支離此數卷最為偏駁其他若謂凡律空圍九分無大小之異其九分為九方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優於益一上生大呂以黄鍾至夾鍾四淸聲為可廢以夷則至應鍾四律圍徑不當遞減雖其說多本前人然決擇頗允又若考定度量權衡樂器樂舞樂曲之類皆能本經據史具見學術與不知而妄作者究有逕庭史稱邦奇性嗜學自諸經子史及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無不通究所撰志樂尤為世所珍亦有以焉

末有嘉靖二十八年其門人楊繼盛序據繼盛自作年譜嘗學樂於邦奇所云夜夢虞舜擊鐘定律之事頗爲荒渺然繼盛非妄語者亦足見其師弟覃精是事寤寐不忘矣

鐘律通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倪復撰復有詩傳纂義已著錄是書凡二十七章始於黃鐘本原終於風雅十二詩圖譜其中或標卷目或不標卷目疑傳寫者有所佚脫非其舊也卷首有嘉靖丙戌張邦奇序謂其本之儀禮經

傳參之西山蔡氏之說歷考古今制度辨正百家之得失以求合乎聲氣之元今考是書大端不失古法其中如呂氏春秋黃鍾三寸九分與歷代律書九寸之說不合是書則謂三寸者三三九寸也九分者九九方分也後何瑭及鄭世子載堉皆用是說至於五聲二變明有國語伶州鳩之說可證而是書乃謂宮屬君周加變宮因誅紂也徵屬事周加變徵示革商之舊政也殊杜撰無稽又所載六十調圖若黃鍾五調以無射爲商夷則爲角仲呂

為徵夾鐘為羽之故同時韓邦奇於蔡氏舊圖疏解甚詳而此書乃不之及尤不免於漏略然其中亦頗有可採者如左氏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蔡元定謂五聲之後二變不容為調朱子謂蕤賓以下不可為宮是書則謂朱子之說與禮記所云旋相為宮似有未合故特從元定又若黃鐘生十一律倍其實四其實參其法及角音六十四生變宮變徵類能並列朱蔡異同之法參互詳審頗為不苟亦可謂勤於此事者矣

樂律全書四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載堉撰載堉鄭恭王厚烷世子也是書萬歷間嘗進於朝明史藝文志作四十卷今考此本所載凡書十一種惟律呂精義內外篇各十卷律學新說四卷鄉飲詩樂譜六卷皆有卷數其樂學新說算學新說操縵古樂譜六代小舞譜二佾綴兆圖靈星小舞譜旋宫合樂譜七種則皆不分卷與藝文志所載不符疑史誤也載堉究心律數積畢生之力以成是書卷帙頗爲浩博而大旨則盡於

律呂精義一書其説謂度本起於黃鍾之長就此黃鍾而均分爲十寸寸十分命曰一尺當横黍百粒是爲度尺若以此黃鍾分爲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當縱黍八十一粒是爲律尺又横黍百粒縱黍八十一粒當斜黍九十粒是黃鍾之長以横黍尺度之則爲一尺寸十分凡百分以縱黍尺度之則爲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以斜黍尺度之則爲九寸寸十分凡九十分也其十二律長短之數則據㮚氏爲量內方尺而圜其外之

文謂圜徑即方斜命黃鍾正律為一尺用句股求弦術得弦為蕤賓倍律誤黃正為句股則蕤倍為弦蕤正為句股則黃正為弦黃蕤二律互為句股也其生南吕應鍾諸律非句股所能御蓋本於諸乘方比例相求法載增云句股術者飾詞也律管長短由於尺有大小其云黃鍾九寸者蓋算術設率如此亦猶鄭康成注十二律分寸釐毫絲之數破一寸以為十分乃審度之正法太史公約十為九則欲其便於損益而為假設之權制也或者訶

其以一尺為黃鐘與九寸之交相戾可謂不達其意矣仲呂反生黃鐘自何承天劉焯胡瑗皆有是說蔡氏論之以為惟黃鐘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成律不知律生於聲不生於數吹之而應應則成律矣若遷就其聲以就數則五音且不和矣尚得謂之律耶又或者以其開方乘除有不盡之數為病夫製之當用開方乘除而數有畸零者雖秒忽不盡何害假令句股求弦而句方股方相併以平方開之不盡亦將謂之不成弦耶此不知算術

者也是書所論横黍百粒當縱黍八十一粒之尺
度及半黃鐘不與黃鐘應而半太蔟與黃鐘應之
說皆精微之論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一書備採其說不可以其與蔡氏
有異同而置之也至其十二律相生之法以黃鐘
正律一尺爲第一率倍黃鐘二尺爲第十三率則
蕤賓倍律爲第七率故仲呂可以返生黃鐘左旋
右旋皆可徑求次律即諸乘方用連比例相求之
法也試列十三率明之以眞數一爲首率即第一

率方邊二為二率平方四為三率立方八為四率三乘方十六為五率四乘方三十二為六率五乘方六十四為七率六乘方一百二十八為八率七乘方二百五十六為九率八乘方五百一十二為十率九乘方一千零二十四為十一率十乘方二千零四十八為十二率十一乘方四千零九十六為末率即十三率以首率一乘末率四千零九十六開平方而得七率六十四即黃鐘求蕤賓法以七率六十四乘首率一開平方得八為四率即蕤

賓求南呂法也以首率一自之又以四率八乘之
開立方得二率方邊二即南呂求應鐘法也若四
率八自之再以首率一乘之開立方得三率四即
南呂求無射法也其比例則首之於二猶二之於
三二之於三猶三之於四依次至第十三率比例
皆同或前隔一位隔二三位與後隔一位隔二三
位比例亦同即各律求各次律法也書中未明言
其立法之根又黃鐘正律倍律相乘開方有類句
股求弦與方求斜二術自蕤賓求南呂法以下非

勾股法所能御而亦以勾股言之未免過於秘惜以塗人耳目耳江永著律呂闡微一書專解載堉之法永最深悉算術而猶不能得其立法之意餘可知矣

御定律呂正義五卷
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律歷淵源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編上編二卷曰正律審音以發明黃鐘起數及縱長體積面冪周徑律呂損益之理管絃律度旋宮之法下

編二卷曰和聲定樂以明八音制器之要器各有
圖有說而於各篇之中詳考古今之同異續編一
卷曰協均度曲則取波爾都哈兒國人徐日升及
壹大里呀國人德禮格所講聲律節奏證以經史
所載律呂宮調諸法分配陰陽二均字譜亦有圖
有說案造律之法必先累黍漢魏以後迄無定論
尺既不定則黃鐘真度亦無由得恭惟
聖祖仁皇帝天縱神明以縱橫二黍相較橫黍百粒適當
縱黍八寸一分之限用四率比例推得古黃鐘九

寸爲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其體積面冪周徑皆
用密率乘除至爲精密此千古難明之絶學待
聖人而明者也又言樂者率宗司馬遷淮南子之說以三
分損益之術誤爲管音五聲二變之次復執管子
絃音五聲度分牽合於十二律呂之中故管律絃
度俱不可得而明而陽律陰呂又錯互用之益滋
訛謬不知律呂分用顯有周官六律合陽聲六呂
合陰聲及國語六間之文可據而絃管之生聲取
分各有不同絃度全半相應管音半律較全律則

下一音已覧以三寸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鐘之宮即半太簇合黃鐘之義若不問管絃全半之分而概以三分損益所得之黃林太南姑應蕤爲七音又以半黃鐘爲清宮失之遠矣至旋宮之法宮自爲宮調自爲調管子徵羽之數大於中國語宮逐羽音是其遺法故以宮主宮羽主調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不合之徵音亦不起調一均凡羽宮商角四調七均凡二十八調至絃度自首音至第八音得六全分與管律之得全分者不同若

以律呂之分索之絃音則陰陽相雜聲隨度移即隋志所云七聲之內三聲乖應者是也故但以絃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亦止有宮商徵羽之四調而已凡此皆自來論樂家所昧昧者非

聖人心通制作之原烏能立均出度妙合造化有如是之精微廣大耶若夫播之聲器則和聲定樂論竹音以律呂相和而設孔琴以倍徵爲第一絃協均度曲論絃音清濁二均遞轉合聲之法皆迥出昔人議論之外而一一莫不與經史所載相發明斯誠

聰明天亶度越千古者矣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

乾隆十一年奉

勅撰律呂之書人各異說

聖祖仁皇帝累黍而得黃鐘真度陰陽分用各加以一半律而成七音共爲淸濁一十四音又以管律絃度生聲取分各有不同明絃音不可以律呂之度取分凡所以定尺考度制器審音與夫五聲五變應和之原剖析微芒發千古未有之精義而樂器樂

章則尚未及釐定葢欲俟審比樂音之法具有成書而後考證古今勒爲定制以徵大樂之明備也

我

皇上德蘊中和業隆繼述凡太常之襲謬承譌者音節篇章

親加釐定合則仍其故不合則易其詞更其調字櫛句比盡美盡善爰

命廷臣詮次以成是編凡分十類曰祭祀樂曰朝會樂曰宴饗樂曰導引樂曰行幸樂並詳其用樂節次

隨月旋宮之法而備及曲詞調譜佾數舞勢鼓拍疾徐之節次曰樂器考器各有圖圖各有說而御製諸銘具載焉次曰樂制考溯自上古若雲門大卷以降迄於前明博採經義徧徵史志凡其制作命名之由因革損益之故靡不殫述次曰樂章考亦自上古迄明依類臚舉次曰度量權衡考制器定律之本也次曰樂問則設爲問答以窮竟其義而前人舊說可采者間亦附錄焉

御製律呂正義殫窮理數之蘊妙契聲氣之元者至是而

被諸金石形諸歌詠一一徵實用焉

神聖制作洵先後同揆矣至於首載歷奉

諭旨及館臣諸奏議積盈二卷於古今同異之辨名物

度數之詳並

指示是非考詢得失務協於伶倫榮猨之舊又豈皇祐

定樂但聽司馬光范純仁等盈庭聚訟莫能稱制

臨決者所可比擬萬一哉古者六經並重而樂無

專書漢魏而下歷代沿革之故具在史冊先儒殫

精推測究莫能以相一者一則尺度不同莫能定

黃鐘之眞數一則無倒作之權而空談其理未能
實諧諸管絃也是編本
御製律呂正義正律審音和聲定樂之法而審訂源流驗
諸器數揚雄法言所謂羣言淆亂折諸
聖鄭氏禮記注所謂作禮樂者必
聖人在
天子之位也依永和聲之盛蔑以加於此矣
欽定詩經樂譜三十卷
乾隆五十三年奉

敕撰我
皇上啟六義不傳之秘示千秋大樂之原
特命
皇子暨樂部諸臣據文義以定宮商援古證今
親加指示而於永言之微旨
御定為一字一音合於大音希聲之義迨遵
御製律呂正義體例分列八音譜旋宮表字色各異而
聲律則同可謂盡美盡善足以識性情之正而建
中和之極矣考歌詩之見於史冊者漢宗廟樂用

登歌而猶仿清廟遺音晉正會樂奏於赫而不改鹿鳴聲節則知古樂雖屢變而其音節不能盡變也唐開元鄉飲樂雖不著宮譜而獨取一字一音朱子蓋嘗言之豈非古有其法而不能用我皇上深究其本而適合於古哉後世譜詩者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關雎數篇琴瑟至用一字十六彈皇上親命樂工按譜試之俱不成聲屢降諭旨駁正之復撰樂律正俗一書以糾其誤又考嘉靖十五年國子祭酒呂柟著詩樂圖譜共六集分爲

六譜以教六館諸生而其譜專取黃鍾一調朱載堉以笛合字爲宮聲之法也歌字不論平仄亦不取某字起某字止之例鐘磬止用黃大仲林南清黃六音而虛其十二不用琴瑟止用六絃蓋以意爲之不知而作者也且自周南至商頌僅八十餘譜烏足與語全詩之盛美

聖皇之作述哉總計原詩三百五篇增入

御製補笙詩六篇凡三百十一篇篇篇皆鐘琴瑟凡一千五百五十五譜云

古樂經傳五卷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書取周禮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為經以樂記為之記又有附樂經附樂記統為五卷樂經樂記為光地所自訂其樂教樂用二篇則其孫清植以遺稿輯成者也樂經之最不易通者莫若大司樂一篇蓋竇公以後久失其傳鄭氏之注亦自隱奧難曉學者各為之說遂至紛紜轇轕聚訟無休光地之論謂經文圜鐘為宮當作黃鐘為宮蓋即以黃鐘為宮也

黃鐘爲角則黃鐘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姑洗太蔟爲徵則太蔟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南吕姑洗爲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大吕據此則黃鐘爲角乃姑洗爲黃鐘之角太蔟爲徵乃南吕爲太蔟之徵姑洗爲羽乃大吕爲姑洗之羽經文似當云黃鐘之角太蔟之徵姑洗之羽不得云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光地錯綜比附亦未免迂曲而不可通然其以上文祀天神四望所用之律爲證亦自有意義正不妨存

此一解以補前人所未備也其他立說亦多考核確當議論精詳蓋其究心此事用力甚深與一切師心臆度者固自有間矣

古樂書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字嗣寅仁和人是書上卷論律呂本原大指本蔡氏新書而參以注疏及朱子之說下卷論樂器制度則本陳祥道禮書及李之藻頖宮禮樂疏者爲多議論醇正考訂簡核頗得要領其閒立說之未合者如六十聲圖以宮爲最濁

之音謂十二律旋宫自黄鐘而下林鐘均則太姑二律為陵宫南吕均則太姑蕤三律為陵宫其意葢以太姑二律長於林鐘之六寸太姑蕤三律長於南吕之五寸餘故應鐘為最短之律應鐘均則徵商羽角四律皆為陵宫也不知旋宫之法本於十二律之相生不以長短為相生之次至長生短為下生短生長為上生不過以上下為别非謂徵必短於宫商必短於徵也其失總由於宫為最濁之一言而不知宫為中聲故致此誤抑謙又謂古

八既云黃鐘九寸則其制度必加以寸而爲尺謂黃鐘九寸竟作一尺者固非謂黃鐘九寸止得八寸一分者亦非云云夫黃鐘九寸爲本造律度十分之九而折九寸爲一尺則橫黍之度約九寸爲八寸一分則縱黍之度是云九寸與云一尺云八寸一分者非有異也攜謙强加分析尤屬未合然其他精審處亦往往足資考証如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

二分以爲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記文不言鉦間及鼓徑之度鄭注云鉦間亦當六故又云鉦六鼓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然鉦間鼓間既同方六而記又云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鼓間鉦間不得同度撝謙云鉦間與舞廣同爲四較之鄭注頗爲可通又銑間謂之于先儒皆無明訓撝謙作正體二圖則鼓間下段兩角之下垂者即銑間蓋古之鐘制如鈴而不圓兩角相

距之中徑爲十分其自兩角至鼓間之長體爲八分至兩角相距之外體獨缺故鄭注鐘長十六不算銑間而又以于鼓征舞四名爲皆鐘體則銑間自有體長之度可知搞謙此二圖固爲最明晰也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三十一年五月擬進

呈未果至三十八年三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奇齡迎

賜於嘉興乃以是書恭
進故卷首載三十五年一疏而卷末又有三十八年附
記其書因大學士伊桑阿論樂原疏本於徑一圍
三隔八相生之
聖諭故推闡考證分條詮釋其進書原疏稱合三書十三
卷首爲樂本解說一卷今此本乃分二卷蓋全書
文義相屬本爲一篇刊板之時乃以論徑一圍三
者爲前卷論隔八相生者爲後卷取其條例明晰
當迦

駕恭

進之時即此刊本則仍奇齡所自分矣

皇言定聲錄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書內推本

聖祖仁皇帝論樂而自附其九聲七調之說合五聲及宮清商清角清徵清為九聲合五聲及變宮變徵為七調謂曲聲不用二變而器色以七調之色字應之故九聲為聲七調為調因又辨昔人以變宮在宮前變徵在徵前為非而移二變於二正後蓋熟

於吹簫笛者翻宮換調以宮逐羽聲則羽為宮而宮當商商當角角當徵徵當羽皆差一位故變宮本在羽後宮前者變而居宮後商前矣變徵本在角後徵前者變而居徵後羽前矣此今管色字所常用非奇齡以獨創得之者也其餘自行己意攻駁古人辭氣往往太過姑存之以備參考可矣

竟山樂錄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據明寧王權唐樂笛色譜為準以四乙上尺工凡六字循環成七調如四為領調

則乙爲變宮上爲商尺爲角工爲徵凡爲變徵六
爲羽又除羽無淸聲置乙凡二字不用復從六而
推高四爲宮淸高上爲商淸高尺爲角淸高工爲
徵淸合之宮爲九聲蓋簫笛色字譜及金元曲調
其動盪曲折總不出此九聲之環轉俗官遞相授
受稱爲唐樂之遺法奇齡遂據以解五音十二律
還相爲宮以攻司馬遷律書蔡元定律呂新書之
說欲舉古來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一切廢
之併俗州鳩所對亦斥爲妄言夫寧王笛色譜果

否爲唐人之舊未可知也即眞出唐人而唐之雅樂冋未聞能與三代比乃執其優伶賸譜以定天地之元音興漢氏以來諸儒授受去古未遠者悉指爲謬撰以事理似乎未然惟寧王譜今已不傳存錄是編俾唐以來教坊舊調金以來院本遺音猶有考焉亦技藝之一種也是書本奇齡所作而託於其父鏡所傳故題曰竟山樂錄竟山者鏡之字也末一卷爲采衣堂論學淺說十四條稱出自其兄仁和教諭萬齡而詞氣亦宛似奇齡無可佐

證亦姑妄聽之焉

李氏學樂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注已著錄塨嘗學五音七聲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說於毛奇齡作宮調圖七調全圖及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合圖器色七聲還相爲宮隔八相生圖籥色下生上生圖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七字爲七調還相爲宮隔八相生全圖六律正五音圖而皆爲之論其說主於四上尺工六五字除一領調字餘字自領調一

聲遞高又自領調一聲遞低圓轉爲用雖於黃鐘之宮所以爲律本者無所發明然亦可備一家之說是書本塨所編以皆述其聞於奇齡者奇齡又手定之故後人編入西河合集中而題奇齡之名於首然實非奇齡所自著趙汸春秋師說未嘗題黃澤之名古之例也故今改題塨名以不沒其真焉

樂律表微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彥昇撰彥昇字竹軒德淸人雍正庚戌進士

官定陶縣知縣是書凡度律二卷審音二卷製調二卷考器二卷多糾正古人之謬如謂十二律相生終於仲呂其復生黃鍾之淸聲以爲仲呂之徵夷則之角者淮南所謂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也其音由五音之變生非由仲呂之數生若欲由仲呂還生黃鍾則其數有所不足五音相生窮於角其又生變宮遞相生以至仲呂之爲角者淮南所謂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而七音備也其音由律生非由

角之數生若欲由角更生變宮再生變徵則其數有所不盡故十二律相生不計餘數五音相生不計變音其論甚正蓋旋宮之法淸濁以漸而淸極則反濁濁極則反淸亦一定之理仲呂爲宮其黃淸之爲徵者在絃音則黃鐘之半音在管音則太蔟之半音由絲竹之生聲取分各有不同但取高下之相協不必計其數之損益者盡與不盡也必欲數之適盡則京房之六十律亦有不盡之數矣至錢樂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變律蔡西山之六

變律則又皆襲京房之謬說而失之者也古人之
十二律旋宮最爲簡便即如琴之七絃每絃必有
三準其音皆與全絃散音合簫笛六孔並出音孔
爲七而四字高吹即五合字高吹即六此其聲之
高下清濁自然相應豈假於變律耶至於變宮變
徵二音本皆在五音之外故以變目之今因仲呂
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訓之說目以變宮變商
恐黃鐘變律縱與變律有分亦必不能獨成一聲
彥昇是論可謂精且審矣彥昇又謂荀朂十二笛

是古人遺法今但作黃鐘大呂二笛而十二律具其法黃鐘笛用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大呂笛用大夷夾無仲黃林七律作大呂笛之法但以黃鐘笛相較其黃林二律之孔無所挪移餘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黃鐘笛半孔其七調除黃林二調相同外其大夾仲夷無五調合黃鐘笛之七調為十二律調較古人之云六十調及八十四調者亦為簡易可從在近代講樂諸家猶為有所心得者也

律呂新論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上卷首論蔡氏律書次論五聲次論黃鐘之實次論黃鐘之長次論黃鐘之積次論十一律次論三分損益次論二變聲次論變律下卷首論琴次論四清聲次論旋宮次論樂調次論造律次論候氣次律呂餘論其大旨以琴音立說考古人皆以管定律漢京房始造爲均由十二律生六十律因而生三百六十律此用絃求聲之始永之說殆源於是然管音絃音其生聲取分微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牽

合而其論黃鍾之積論宋儒算術之誤論律生於歷諸條皆能自出新意蓋律歷皆由算積故漢書併爲一志永深於算法故於律度能推其微渺也至於定黃鍾之宮則據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呂氏春秋之訛併糾漢志刪削之誤辨損益相生以爲均勻截管則不致往而不返亦能發前人所未發固亦可存備一家之學者矣

律呂闡微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是書引

聖祖仁皇帝論樂五條爲
皇言定聲一卷冠全書之首而
御製律呂正義五卷示實未之見故於西人五線六名八
刑號三遲速多不能解其作書大旨則以明鄭世
子載堉爲宗惟方圓周徑用密率起算則與之微
異載堉之書後人多未得其意或妄加評隲今考
載堉命黃鐘爲一尺者假一尺以起勾股開方之
率非於九寸之管有所益也其言黃鐘之律長九
寸縱黍爲分之九寸也寸皆九分凡八十一分是

爲律本黃鍾之度長十寸橫黍爲分之十寸也寸皆十分凡百分是爲度母縱黍之律橫黍之度名數雖異分劑實同語最明晰而昧者猶執九寸以辨之不亦惑乎考工記㮚氏爲量內方尺而圜其外則圓徑與方斜同數方求斜術與等邊勾股形求弦等今命內方一尺爲黃鍾之長則勾股皆爲一尺各自乘併之開方得弦爲內方之斜即外圓之徑亦即蕤賓倍律之率蓋方圓相函之理方之內圓必得外圓之半其外圓必得內圓之倍圓之

內方亦必得外方之半其外方亦必得內方之倍今圓內方邊一尺其冪一百外方邊二尺其冪四百若以內方邊一尺求斜則必置一尺自乘而倍之以開方是方斜之冪二百得內方之倍外方之半矣蕤賓倍律之冪得黃鐘正律之倍倍律之半是以圓內方爲黃鐘正律之率外方爲黃鐘倍律之率則方斜即蕤賓倍律之率也於是以勾乘之開平方得南呂倍律之率以勾股再乘之開立方得應鐘倍律之率既得應鐘則各律皆以黃鐘正

數十寸乘之為實以應鐘倍數為法除之即得其次律矣其以勾股乘除開方所得之律較舊律僅差毫釐而稍贏而左右相生可以解往而不返之疑且十二律周徑不同而半黃鐘與正黃鐘相應亦可以解同徑之黃鐘不與半黃鐘應而與半太簇應之疑永於載堉之書疏通證明具有條理而以蕤賓倍律之率生夾鐘一法又能補原書所未備惟其於開平方得南吕之法知以四率比例解之而開立方得應鐘法則未能得其立法之根而

暢言之蓋連比例四率之理一率自乘用四率再乘之與二率自乘再乘之數等今以黃正爲首率應倍爲二率無倍爲三率南倍爲四率則黃正自乘又以南倍乘之開立方即得二率爲應鐘倍律之率也其實載堉之意欲使仲呂返生黃鐘故以黃正爲首率黃倍爲末率依十二律長短之次列十三率則應鐘爲二率南呂爲四率蕤賓爲七率也其乘除開平方立方等術皆連比例相求之理而特以方圓勾股之說隱其立法之根故永有所

不覺耳

琴旨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坦撰坦字吉途南通州人自來言琴律者其誤有五一在不明管子三因九開之法而以管音律呂定絃音一在不知以五聲二變明絃音之度分而以律呂分徽位一在不知管子一百八爲徵及白虎通離音尚徵之意泥於大不踰宮之說而以大絃爲宮一在不知三絃爲宮而以一絃十徽爲仲呂一在據正宮一調論律呂謂倚廢旋宮止

存黄鐘一均而不知五聲旋宮轉調之全惟
御製律呂正義一書考定詳明發古人所未發但作是書
一本正義之旨而反復推闡其五聲數論琴說
謂絲樂絃音其體本實當以五聲之數定其絲綸
多寡之數爲之體徽分疏密之數爲之用不可以
黄鐘九寸大蔟八寸爲準蓋管音全半不相應絃
音全半相應以管律與徽分較之欲取其聲之同
則其分不同欲取其分之同則其聲不同即正義
以五聲二變定絃音之度及管音絃音全半應聲

不同二篇之旨也其釋黃鐘均以仲呂爲角之疑說謂一絃全度散聲爲林鐘徵則十徽乃黃鐘宮位故應三絃散聲如以一絃全度散聲爲黃鐘則十徽乃仲呂之位不能應三絃之姑洗角即正義絲音尚徵一絃非宮之義也其三絃獨下一徽說謂十分之徽爲全度四分之三宮聲三絃之全度八十一分三因之則爲二百四十三以二百四十三而四分之則六十零七五爲十徽之分而五絃之全度則爲角聲六十四之分必按三絃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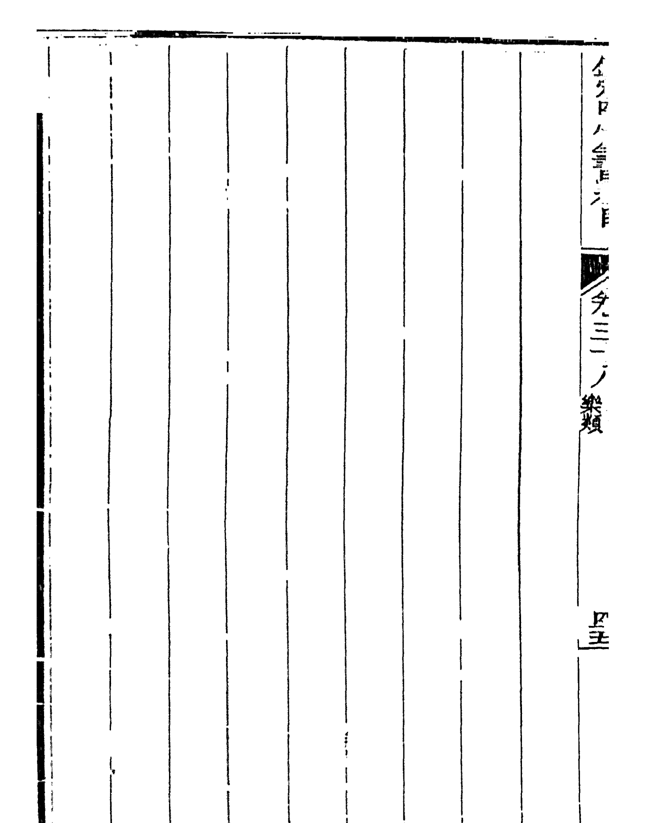
之分始與之應故在十一徽其五絃獨上半徽說
謂五聲以倍半取應凡九徽之分爲全度三分之
二其聲爲本絃相生之聲五絃角聲角生變宮其
三絃爲宮聲故不能與九徽變宮聲變而必在上
半徽即正義宮聲三絃之角位在十一徽與角絃
之宮位在八徽九徽正中之義也其泛音四準說
謂全絃以七徽爲界自七徽上至岳山得聲之清
所出五聲二變度分之聲與實音相應八徽至十
三徽得聲之濁泛音不與實音相應乃從焦尾至

各徵而出其旋宮轉調說謂角調之角絃緊一聲而爲宮聲卽爲旋宮角既爲宮則宮轉徵徵轉商商轉羽羽轉角皆以次而移於正義諸圖說尤能精思闡發在近時言琴諸家可謂不失其宗者矣

右樂類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天文樂律皆積數之學也天文漸推漸密前不及後樂律則愈久愈失後終不得及前蓋天文有象可測樂律無器可憑也宋儒不得其器因遁辭於言樂理又遁辭於言樂本

夫樂生於人心之和而根於君德之盛此樂理樂本也備是二者莫過堯舜而后夔所典尚規規於聲音器數何哉無聲音器數則樂本樂理無所附使十二律之長短不按陰陽八音之宮調不分亢墜雖奏諸唐虞之廷知其不能成聲也泛談樂本樂理豈非大言寡當歟今所採錄多以發明律呂者爲主蓋制作之精以徵諸實用爲貴焉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九

經部三十九

樂類存目

雅樂發微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敔撰考明有兩張敔其一字伯起合肥人丞樂中貢入太學除廣東道監察御史官至陝西按察使僉事所著有京氏易考見朱彞尊經義考此張敔饒州人朱載堉律呂精義第五卷中載有其名又明史陸粲傳載粲劾張璁桂萼疏有禮部員

外郎張敔假律歷而結知之語與此書亦相合蓋即其八也敔論樂大旨以八聲最低者命爲黃鐘其最高者爲應鐘之變宫是書自元聲正半律諸法以逮樂器樂歌懸圖舞表分門畢具後又作雅義三卷附之六十律八十四調十六鐘以及累黍生尺之法無不悉究其序謂論琴律本之朱子論笛制本之杜夔論旋宫本之周禮論鐘鎛本之國語於樂制頗有考証然如論蕤賓生大吕主吕覽淮南子上生之說不知律吕相生定法上生與下

生相間故左旋與右旋相乘今應鐘旣上生蕤賓
而蕤賓又上生大吕與上下相生之序極為錯迕
乃先儒已廢之論殊不足據也
大樂律吕元聲六卷附律吕考注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文利撰文利字乾遂號兩山莆田人成化庚
子舉人官思南府教授是書據吕氏春秋黄鐘長
三寸九分之說駁司馬遷黄鐘長九寸之說明史
藝文志又載黄積慶作樂律管見二卷駁文利之
說考吕氏春秋仲夏適音篇言黄帝令伶倫自大

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嶰溪之谷空竅厚勻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以别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其季夏六月紀又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

生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
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是其損益相生與史記
同也假令以三寸九分爲黃鐘而如其上下相生
之法而三分損益之至於應鐘止長一寸八分四
釐有奇何以成聲耶又按吳韋昭注國語曰黃鐘
陽之變言陽氣變而爲黃鐘耳猶漢志云黃鐘爲
乾之初九也與蕤賓無與也其言黃鐘爲管長九
寸徑三分圍九分而又舉蕤賓成數云管長六寸
三分所以分別黃鐘蕤賓者尋文按數甚爲明了

其不以九寸本蕤賓之律而為黃鐘之變者亦甚明矣至呂覽先言三寸九分為黃鐘之宮又云次制十二筒以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則黃鐘之宮非即黃鐘與月令云六月律中黃鐘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鐘者正同也文利誤解呂覽韋昭之意而堅執三寸九分為黃鐘并以黃鐘之九寸為蕤賓不亦舛乎至於以三寸九分起數循環升降自大呂以至蕤賓五陽辰皆以陽升而進九分惟黃鐘陽氣尚微故止進六分自林鐘以至黃鐘五

陰辰皆以陰降而退九分惟林鐘陰氣未盛故止退六分夫陰陽進退皆由馴致或多或少以漸而加不得進退先以六分而後驟增至九分也又五聲生數次第宮五十商八十角九十徵七十羽六十多少之數毫無法象又云變宮五十變徵七十二變與正律同數尤不可解也其六十調圖雖本律吕新書改其次序以從左旋而每五調之後又列一宮與大司樂奏歌之說相附其雙宮對調圖則止據奏歌二律分配之更為牽强矣

六樂說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劉績撰。績有三禮圖說，已著錄。此其論樂之書也。前有自序，謂蔡氏律呂新書不合者多，因以古義求已亡之器，以古器推未言之義，作爲此書。然持論偏執，且多疎畧。如云七音漢以前但謂之和繆，不能立名。又云天地自然之聲，每律有極清聲、清多濁少聲，五聲未盡，故又生變徵極清、變商清多濁少，以盡之，而不取先儒變宮之說。夫變宮之說，漢以前固無有矣。若變商之說，則淮南以後亦

無有也斯亦杜撰之甚者矣又云凡字能調爲他字者爲陰聲不能調爲他字者爲陽聲如黃陽荒陰之類按字分陰陽自周德清中原音韻以聲之高下論之非謂其能調他聲否也以字母言之則見有陰無陽疑有陽無陰即純清純濁字也見之陽疑之陰雖有聲而無其字溪羣二母則即一聲而溪陰羣陽自爲清濁劉氏所言於音韻殊爲隔閡至於鐘磬等制多據博古圖以變亂古人舊說尤不可訓矣

古樂經傳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是書補樂經一篇若水所擬古樂正傳十篇則錄其門人呂懷之書古樂本傳一篇即樂記原文別傳一篇皆周禮所言樂事雜傳一篇律傳一篇則雜採孟子以下及歷代論樂語也其大旨以論度數為主以論義理為後故以己所作者反謂之經而樂記以下古經反謂之傳然古之度數其簮萃已不可知非聖人聲律身度者何由於百世之下闇與古

合而用以播諸金石管絃之器若水遽定爲經术免自信之過矣

樂律纂要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凡十三篇其論聲氣之源欲舍古尺而治以耳亦不甚取候氣之法其論律管圍徑頗以祖冲之密率疑胡瑗三分四釐六毫有奇之說其論黃鐘生十一律以蕤賓生大呂非本法其論十二律寸法以六變律補鐘律解之闕其論正變倍半駁但用四清聲之

非其論五聲相生不取沈括筆談論二變聲不取杜佑通典後附趙彥肅所傳開元詩譜十二章則舊文也本承姚江之學派其持論務欲掃滌舊文獨標心得至於論禮論樂亦皆自出新裁一知半解雖不無可取而大致不根於古義觀其自序亦言無所師承以意考究而得之也

蔡氏律同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蔡宗兗撰宗兗字我齋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興化府教授是書以本性稽數候氣三篇為上

卷以文聲協律制器正度量權四篇爲下卷其稽
數所据史記生鍾分演爲圖說皆人所同有其以
古人半律當元定蔡氏變律不如仍古人之名爲
是其謂變律之不必增設亦似有所見而未盡其
奥文聲一篇不用二變古亦有此論驗之於今南
曲如此北曲則必有二變矣皆其宮調之乙凡二
字也至謂五聲則有二變如樓之梯堂之階則殊
未協又以疊字散聲之說而當二變則益不合矣
制器篇皆古人樂書中所有而漏畧未全正度量

權篇亦律吕新書之舊文其候氣之說尤拘泥而不驗者也協律篇牽引四聲究古人歌法不知近起水磨腔乃斤斤於此前人以平上去入配宫商角徵羽分爲舌居中口開張等說實於五聲無與不可混并爲一宗充雖小變其意然以公隆麻禾等韻配十二律則亦尚沿誤耳

樂律舉要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啟蒙意見已著錄此書爲曹溶學海類篇所載核校其文乃從邦奇苑洛

志樂中摘錄十餘條爲立此名也

樂經元義八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劉濂撰濂有易象解已著錄是書第一卷曰律呂篇二卷曰八音篇三卷曰萬舞篇四卷至七卷曰古詩音調篇八卷曰微言篇其論律呂也專駁樂記與周禮大司樂其論音調也謂三百篇之中宮商近雅徵羽近淫每篇每章分出某宮某律又於其中分列有和有亂其論頌又極駁圜鐘函鐘大都自任臆見無所師承前有嘉靖二十九年自

序稱上下數千年閱歷聖哲不知凡幾皆見不及此亦傎之甚矣

樂典三十六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黃佐撰佐有泰泉鄉禮已著錄是編自一卷至十二卷為樂均自十三卷至二十一卷為樂義自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為大司樂義自二十五卷至三十五卷為樂記三十六卷為詩樂其所重者則尤在樂均其言律呂之數以為每律虛三分吹口黃鐘之管其數七十八半之為含少以求合於

呂氏春秋黄鐘之宫三寸九分之說又引史記律書黄鐘大蔟姑洗林鐘南吕五律之數以爲處三分之證不知律書中諸七分字皆爲十分字之譌司馬貞索隱已辨之而三寸九分亦爲四寸五分之譌近時江永律呂闡微辨之尤詳佐據此誤本爲宗故其說愈推愈謬又古者吹律本爲無孔之管後乃一律一吕各爲一聲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旋宫換調之法佐乃疑爲無孔之管氣從下洩欲每管設孔以爲律始亦殊臆撰至於解

釋經義往往支離若解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謂黃鐘七變蕤賓爲繆羽應合大呂大呂七變函鐘爲繆羽應合太蔟其圖列黃鐘大呂各正聲三調變聲九調合爲十二調然謂正聲第一調七聲俱備第二調則有變宮而無變徵第三調則變宮變徵全無至變聲第六調則自宮至羽并無角音第七調則自宮至商并無羽音第八調則自宮至徵并無商音第九調則惟宮之一聲夫天下安有一聲而可列爲一調者乎徒爲異

說而已明史本傳載佐自稱此書洩造化之秘殆不然乎

琴瑟譜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汪浩然撰浩然始末未詳自稱廣東瓊州府正樂生員殆樂生也第一卷言琴瑟之制以及圖說指法下二卷則各分諸調浩然能協琴瑟之聲爲八音嘗譜大成樂奏之廣州學宮湛若水嘗爲作記其自序謂與其子合作之蓋專門世業故言之特詳耳

八音摘要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汪浩然撰是書凡二十五目上卷自歷代樂議旋相爲宮議以下爲十五目下卷分列八音及舞圖歌譜爲十目大抵摭拾舊論如制氏之記其鏗鏘而已

律呂新書分註圖算十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珍撰珍字時聘號静菴天長人卷首葉良佩序有掌教吾庠之語據太學題名碑良珮嘉靖癸未進士浙江太平人則珍乃太平學官也是編以

蔡氏律呂新書分前後二卷前爲律呂本原後爲證辨前後隔越不便初學乃以後卷證辨分入前卷各章之末又取性理大全三註集覽補註諸書分疏於前章各段之下以便觀覽大抵依文爲訓無所發明

簫韶考逸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懷撰懷有周易卦變圖傳已著錄懷律呂之學受之於湛若水若水嘗採所論入古樂經傳中是書則又懷與其門人胡來貢問答而作也其說

以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九均爲韶之九成雜引五行納音以相配合其論韶舞則仿周八四表之制以黃林太夾南姑應蕤夷爲九成其論樂器則據風俗通笙柷鼓簫瑟塤鐘磬爲八音之器卷末又雜錄問答之語所載十二律積數繁衍無當又以陰陽術數之說附會其間益雜糅矣

律呂古義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呂懷撰此編前載總序後列七圖分律本律變候氣納音等門並載雜說內外篇及答問數條其

中心統之說頗近釋氏所論亦時多牽合未能得

律吕之本也

律吕分解二卷律吕發明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應鼇撰應鼇有淮海易談已著錄是書考辨

律吕多出臆斷如旋宫之法以十二律相生爲次

每調用五聲二變止得七聲如通計一均五調所

用之七律則三十五聲祇十一律今以黄鐘一均

言之自黄鐘而上用夷則夾鐘無射仲吕四律自

黄鐘而下用林鐘太蔟南吕姑洗應鐘蕤賓六律

併黃鐘爲十一律其不用大吕者以旋宫之法所不及也應鼇不解其義乃云大吕助黃鐘宣氣后妃之象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虚而不用穿鑿殊甚其算漢斛銘文之徑尤爲踈舛嘉量方尺圖其外方斜即圓徑也方求斜術以方尺自乘倍之開方得斜即以之爲圓徑用祖氏密率得圓周乃不易之法今應鼇以徑一圍三最踈之率起算命斜徑爲一尺四寸有奇周四尺二寸是以開方乘除所得之數無一不謬與祖氏所有徑一一四周三

五五籌率相去殊遠乃自云依祖氏布算何也況
即以徑一圍三論之則斜徑一尺四寸有奇者周
亦不止於四尺二寸總之根柢不明故無往而不
牴牾也

舞志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敉撰敉初名獻翼有讀易紀聞已著錄是書
凡十二篇一曰舞容二曰舞位三曰舞器四曰舞
服五曰舞人六曰舞序七曰舞名八曰舞音九曰
舞什十曰舞述十一曰舞議十二曰舞例大旨以

韓邦奇志樂爲本而雜引史傳以暢其旨頗爲詳備然多闌入後世俗樂未免雅鄭雜糅至援山海經刑天舞干戚之類以証古義尤爲貪多嗜奇擇焉不精矣

李氏樂書十九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李文察撰文察里貫未詳嘉靖十七年官遼州同知時表進此書於朝授太常寺典簿其書凡古樂筌蹄九卷律呂新書補注一卷青宮樂調三卷興樂要論三卷樂記補說一卷四聖圖解二卷文

察生平所學具見於古學筌蹄大旨本史記律書與周官大司樂職文而自為之說律書生鐘術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文察解之曰上九者以九為尚尺取九寸寸取九分去十而存九之謂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數皆自酉而定蓋酉為寸法其位當乎十也商八太蔟為商居寅自寅數酉當八羽七南呂為羽居酉酉衝在卯自卯數酉當七角六姑洗為角居辰自辰數

酉當六宫五黄鐘爲宫居子自子數酉當十十者二其五也是亦五焉徵九林鐘爲徵居未未衝在丑自丑數酉當九今以其言考之酉爲寸法而位居十已與上九之義不合八七六五九之數羽酉徵未皆取衝位雖可以六陽當位自得六陰則居其衝解之而自宫子至酉實爲十數不得云宫五乃云十者二其五也勉强牽合莫此爲甚六十調圖率以羽聲起調如黄鐘宫起南呂黄鐘徵起姑洗黄鐘商起應鐘黄鐘羽起㽔賓黄鐘角起大呂

之類皆以羽聲數至黃鐘而止以合宮五徵九商八羽七角六之數今以黃鐘言之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七律即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一均之數黃鐘為宮則七律自蕤賓止矣文察不用黃鐘林鐘太蔟三律而以其南呂羽起調至蕤賓以下乃取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黃鐘六律繼之共得十聲而合宮五之數大呂夷則等律於黃鐘宮不相干涉而第十聲之黃鐘亦非黃鐘為宮之原律至黃鐘徵調林鐘為宮七律以林鐘

太蔟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大呂爲次文祭不用林鐘太蔟南呂三律而以其姑洗羽起調至大呂下取夷則夾鐘無射仲呂黃鐘五律繼之共得九聲以合徵九之數其謬與黃鐘宮同而更有甚者黃鐘宮雖不用黃鐘本律而有第十聲之變律猶可言也黃鐘徵調以林鐘徵爲宮今棄之不用而自姑洗至黃鐘九聲並無林鐘之律得命之爲宮而仍名之爲黃鐘徵是名實錯亂也大司樂三大祀樂天神之樂文祭以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

鐘蕤賓大吕夷則夾鐘順行爲十奏之次大吕蕤賓應鐘姑洗南吕太蔟林鐘黄鐘仲吕無射逆行爲十歌之次姑洗應鐘蕤賓大吕夷則夾鐘爲六變之次六變之樂夾鐘爲宫則黄鐘爲羽起聲在羽之羽則爲南吕故一變姑洗至六變仍得夾鐘合南吕六變數之則羽七也夫經文明言黄鐘爲角太蔟爲徵文察因其不合則云黄鐘乃夾鐘羽在第九奏爲夷則之角太蔟乃夾鐘變宫在第二奏爲林鐘之徵至姑洗爲羽萬不得通乃云姑洗

在夾鐘前一位乃黃鐘之角黃鐘乃夾鐘之羽其氣相關在第三奏爲林鐘之羽夫六十調八十四聲旋宮之法每一律皆含五聲二變特以宮調不同其律之爲其聲乃一定之次而不相假借若彼此移易而仍不可通亦徒爲好異而已矣其律呂新書補注青宮樂調與樂要論三書大旨不出乎此樂記補記因陳澔之注而補之以發明禮先樂後之旨不及於器數四聖圖解上卷四圖一爲伏羲先天卦圖一爲文王後天卦圖一爲夏禹九疇

圖一爲箕子洪範圖下卷四圖一曰用保聖躬二曰用明聖心三曰用一聖動四曰用直聖政更一字不及於樂據其自序欲以德政爲作樂之本也然當世宗學仙之日而引蔡沈之說稱老彭得之以養身云云毋亦欲希時好乎

雅樂考二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韋煥撰煥常熟人嘉靖中官福建仙游縣教諭是書雜引前代論樂之事抄撮成編前三卷題曰經書皆引六經言樂之文論語孟子亦皆詳載而

左傳惟引初獻六羽季札來聘二條儀禮則不錄一字四卷題曰諸子自太公六韜以至莊子列子皆取一二條五卷爲五聲六卷七卷爲六律八卷九卷爲律制十卷至十二卷爲八音十三卷至十六卷爲樂制皆剽剟習見之言十七卷至末皆明之樂章併教坊曲令亦載焉全書無所發明惟六羽條下稱祀孔子當增武舞耳

律呂正聲六十卷 內府藏本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魚即墨人李維禎序以爲

曾官鹽山縣縣丞林增志序則以爲鉛山縣縣丞二序同時自相矛盾考明世宗實錄實作鹽山則增志序誤也其書以卦氣定律呂推步準之太元經分寸準之呂覽故大旨主李文利黃鐘三寸九分之說而獨糾其誤以左律爲右律又以三分損一隔八相生截然兩法而力辨古來牽合爲一之非援引浩繁其說甚辨自漢司馬遷至明韓邦奇諸家皆有節取而無一家當其意蓋邦直當嘉靖間上書論時政坐是閒廢閉戸二十年乃成此書

王士禎池北偶談記萬歷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
如砥嘗上其書於史館蓋亦篤志研思之作然維
禎序遊其欲比孔子自衛反魯使雅頌得所抑宜
自序亦稱千載之謬可革往聖之絕學不忠於無
繼則未免過夸矣

律呂正論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載堉撰是書掃除古法自生新意謂史記稱
黃鐘八寸十分一乃約十分爲寸管子稱九九以
是生黃鐘乃約九分爲寸自京房劉歆始以九寸

為九十分以空圍相乘得八百一十分宋蔡元定祖之其說皆謬因創為縱黍斜黍橫黍三等尺圖謂元定誤以斜黍之積為橫黍之積故諸律尺度皆謬於是每律長短皆列三等新法以糾其失又以密術推內外周徑面冪及積實而終之以琴律圖譜大抵皆掊擊前人之說也以載堉所撰律呂精義與是書相考是書大呂橫黍長九寸四分三釐九毫而律呂精義則載大呂橫黍律長九寸四分三釐八毫七絲四忽三微一纖是書太蔟橫黍

律長八寸九分一釐九毫而律呂精義載太簇橫黍律長八寸九分一釐八毫九絲八忽七微一纖是書夾鐘橫黍律長八寸四分一釐九毫而律呂精義夾鐘橫黍律長八寸四分一釐八毫九絲六忽四微一纖其餘絲毫以下收零作整者甚多蓋此書爲載堉草剏之本而律呂精義後出其算術與年俱進故得數不同也

律呂質疑辨惑一卷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句曲山人伯勤甫撰伯勤者明鄭世子

載堉字也書中有云律吕精義内篇備載各律内外周徑面羃積實乘除算術已詳今恐文煩故不細解只將倍正半三十六律内外徑數開如左蓋載堉既爲律吕精義又爲此書以約其義也其說謂前漢志度本起於黄鐘之長黄鐘之長便是一尺若外加一寸然後成尺則不可謂度本起於黄鐘之長矣故全書俱從黄鐘長一尺立算與所謂律吕精義及正論互相闡發千頃堂書目不著錄蓋未之見今抄本附於律吕正論之後而以王所

用律呂正論序冠於卷端則一書一時傳寫裝潢者誤移也

樂經以俟錄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錄已著錄是編首以十二律衍爲十二月令摹仿禮記之文頗爲蕪雜其解用宮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以爲凡樂調每均自下而上初律謂之宮次二謂之商次三謂之角次四謂之徵次五謂之羽則五乃羽位非宮與商之位因下宮居於羽調之羽位

似乎以宮逐羽而宮下間一之陽律即是角故曰用宮逐羽而淸角生以下商居於羽調之羽位似乎引商刻羽而商下間一之陰律即是徵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云云按下宮之名見國語伶州鳩所論七律下商之名則亘古未聞殆由九思杜撰又以四淸爲淸宮淸商淸角淸徵如商調之數少宮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正宮宮調之數少而商調之數多則宮調謂之下宮其法以宮與商相較商與角相較角徵徵羽莫不皆然惟羽居五調

之末更無他調相較以知其孰為正羽孰為清羽然宮商商角角徵徵羽旣以次相較羽調獨不可與宮相較乎且古人有少羽繆羽清羽諸說管子又有倍羽之律九思不知凡一律皆有正倍半三聲遂謂羽無清調誤矣又論蔡元定旋相為宮圖黃律雖在黃鐘宮調之首而黃律不在黃鐘羽調之末不得謂之以黃鐘起調畢曲按樂律始終條理出於自然起調畢曲必用本律本屬聽度蔡元定以黃太姑蕤林南應為黃律宮者乃合五聲二

變而計之黃鐘旣在一均之內自可以爲起調畢

曲九思乃分十二律爲五段每調止用五聲而其

所用者乃長短大小之次非相生之律已屬乖舛

又謂一均以十二律周而復始不知五聲二變可

以該括萬聲亦爲淺陋至謂十二律之黃大太夾

等字即爲切脚尤不知而作矣

律呂解注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鄧文憲撰文憲號念齋新會人官晉江縣教諭

是書成於萬歷癸未全錄律呂新書舊注所自爲

詮解者殊不及十之一至蔡書六十調一圖於旋宮之法已爲賅備文憲又每調各爲一圖附於蔡圖之後尤徒爲繁碎矣

樂經集注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張鳳翔撰鳳翔有禮經集註已著錄是書取春官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爲樂經謂漢竇公獻古樂經文與大司樂合是其明證今以所述二十官之義證之註疏多相符合惟大司樂一官序樂側最詳而文亦最與鄭註圜鍾爲宮以下文謂天宮夾

鐘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中呂上生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不用林鐘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其林鐘爲宮黃鐘爲宮相生之例亦然其義頗與故宋元人多不從是書於此類要義多未發明徒事牽衍文句殊無足深取

大樂嘉成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袁應兆撰應兆字瑜石江寧人崇禎中舉人官

休寧縣教諭明自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雅樂於天下令學宮依式制造然奉行者或舉或不舉其舉者或久而廢故明之季年休寧學尚不備樂應兆乃與知縣王佐考核定制編爲此書實明一代享祭先師之樂譜非一縣之樂譜也

古樂義十二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邵儲撰儲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書中考辨韶樂尤詳大槩據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合止柷敔笙鏞以閒爲堂下之樂簫

韶九成爲樂之始終節奏又據漢志樂歌九德顏師古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之語以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至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自天敘有典至政事懋哉懋哉自庶頑讒說至於否則威之自股肱喜哉至百工熙哉自元首明哉至庶事康哉爲九德之歌據舞蹈宣八風之氣及文始五行舞諸說推之爲九韶之舞不知經傳所云韶樂本寥寥數語毫無聲律捲數可推而儲乃敷衍之以爲當時韶樂如是其勉强附會自不待言至其論十二律

皆具正管正聲子管子聲爲二十四律其十律衍

唱之法如黃鐘宫衍唱以黃林太南姑應爲一均

應蕤大夷夾爲一均皆用正管無仲黃林太一均

四律皆用正管獨黃鐘用子管南姑應蕤太一均

獨大吕用子管不知聲音之道高下以漸諸高之

中而忽雜一下或諸下之中而忽雜一高則律不

成律歌不成歌矣是於尋常聲音之道尚未能辨

也

大成樂律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孔貞瑄撰貞瑄字璧六號歷洲晚號聊叟曲阜人順治庚子舉人官大姚縣知縣是編乃貞瑄爲濟南教授時作推洞簫七調以明三分損益上生下生之旨尤詳於琴瑟譜其節奏大概本之闕里廟中其辨鄭世子瑟以合宮命之別於旋宮之說有五不可通頗多訂正然謂樂亡而求諸俗至以箏爲瑟之遺制未免亂鄭聲於雅樂矣

律呂新書衍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呂夏音撰夏音字大昭新昌人雍正丙午舉人

官知縣是編取蔡元定之書更爲推闡凡爲說五圖六圖後又合附以論及歌訣其論律呂相生之次與元定頗有異同元定謂六律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者皆損而下生六呂在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者皆益而上生至蕤賓生大呂損而下生其管只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夷則生夾鍾損而下生其管只三寸六分六釐三毫無射生仲呂損而下生其管只三寸二分八釐六毫於是謂三呂在陰無所增損三呂在陽則用倍數使與十二月之

氣相應夏音不從尊主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之說謂自子至巳前六辰爲陽皆下生下生則損自午至亥後六辰爲陰皆上生上生則益子之生未一陽生二陰未之生寅二陰生三陽寅之生酉三陽生四陰酉之生辰四陰生五陽辰之生亥五陽生六陰午之生丑一陰生二陽丑之生申二陽生三陰申之生卯三陰生四陽卯之生戌四陽生五陰戌之生巳五陰生六陽自矜其說爲前人未發然應鍾生蕤賓以亥之六陰生午之一陰與陰陽相

生之例不合則終未若元定之書深有合於司馬遷班固諸家古法也

律呂圖說九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建常撰建常字仲復渭南人是書成於康熙戊辰自謂殫四十餘年之功大抵依蔡氏律呂新書次第爲之圖說尤力申候氣之法歷引隋志及明人韓邦奇王邦直之說爲之發明案候氣之說雖詳具於續漢志然隋開皇九年高祖遣毛爽蔡子元候氣於晉明寺其法已不能應其事具詳隋

志即蔡氏所謂多截管以求黃鐘者亦究未之能得建常所論亦泥古而不知變通者矣末有王宏撰後序歷稱黃宗羲梅文鼎毛奇齡諸家以爲與建常此書皆不合其謬滋甚安得聚諸人於一堂窮其本而究其變則亦深有微詞矣

鍾律陳數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陳垿撰陳垿字玉停太倉人康熙己酉舉人官行人司行人自孟康韋昭皆有黃鐘管徑三分圍九分之說算家以其周徑相求之率於術最疎

久廢不用陳旉仍本舊說以徑三分爲生律之數又云即九爲寸律之九度之十也取徑之三十因九歸得三分又三分分之一爲律生之度黃鐘管徑三分又三分分之一以九還原即三周十分又三百三十九分分之一十六以九還原爲九分又一百一十三分之四十八則是徑九分者乃虛立之率而非實數其說與蔡氏約十爲九之論合然圍九之率終爲疎舛即陳旉究不能强解也隋書律志載祖冲之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三十

五陳垿用此率以算周徑較徑三圍九之法爲密如以新率四率比例推之徑一爲一率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爲二率徑一百一十三爲三率推得四率之周爲三五五九九九九六九四五比祖氏三五五密率尾數尚多八位又陳垿所未知矣

樂經內編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宣猷撰雜採諸經書言樂之文排纂成書無所考正自序又稱採諸史者謂之外編今外編未見非完書也

律呂新書註三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模撰模儀封人是書成於雍正甲辰所註皆依文訓義惟於魯齋彭氏所算黃鐘圍徑字畫訛舛者能訂正其失耳自序云不得黃鐘則十一律無由而正然不究黃鐘之真度而徒以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爲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等理語解之此所謂言之可聽而用之無當者也

賡和錄二卷廣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何夢瑤撰夢瑤字報之南海人雍正庚戌進士是書恭錄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爲述要上下二卷又以所纂蔡氏律呂新書訓釋曹庭棟琴學纂要附入下卷謹案正義所論琴律據管子白虎通諸書以大絃爲倍徵三絃爲宮與諸家云一絃爲宮者迥異蔡曹二書尚仍舊說夢瑤依文訓釋尚未能推闡御製之精微以糾正流傳之舛誤也

易律通解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光邦撰光邦臨海人雍正中官中書舍人易道陰陽律呂亦本陰陽易爲天地自然之數律呂亦本天地自然之數故推而衍之其理可以相通然易不爲律作律亦不爲易作無容牽合而一之也是書引律以合易以天地五十有五之數畫爲三角圖與算家開方廉率立成之法相類所用過揲之數以九八不以九六策數以五十五不以五十於經義頗多牴牾至律管不同圍徑又以十二律之外增小呂含少二律於無射之後亦自我作

古也

樂律古義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童能靈撰能靈有周易剩義已著錄是書謂洛書爲五音之本河圖爲洛書之源河圖圓而爲氣洛書方而爲體五音者氣也氣凝爲體體以聚氣然後聲音出焉蔡氏律呂新書沿淮南子漢書之說誤以亥爲黃鍾之實惟所約寸分釐絲忽之法其數合於史記律書因取其說爲之推究源委以成是書夫萬事萬物不離乎數故旁牽蔓引無不

可比附於圖書而律歷兩家以數爲根尤易於假借其文敷衍成理然非聖人作樂之本旨也伶倫製律何嘗一字及圖書哉

大樂元音七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潘士權撰士權號龍菴黔陽人官太常寺博士是書成於乾隆己丑前五卷據琴定樂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絃音離故首徵二說而通之按絃審音以首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三絃爲宫四五六七爲商角徵羽

并附以儀禮樂譜十二篇圖說頗繁然實本
欽定律呂正義琴以首絃爲下徵之說旁爲推演其由琴
聲而推諸樂與近時江永律呂新論所見畧同但
不及永書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譜曲譜七卷附
歷學音調類例甚詳惟合四乙上尺工凡唐人新
法茲既不取而又兼以凡字代變宮乙字代變徵
則矛盾在所不免矣

律呂新書箋義二卷附八音考畧一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羅登選撰登選衡山人是編取蔡元定書爲之

訓釋亦有强爲之說者如八十四聲圖箋云合爲黃鍾六爲黃鍾清本之宋志所載燕樂字譜合六背頭管翕聲非管色也六十調圖箋云今民間俗樂亦有調法如用六字調是古清黃鍾調不知俗樂以管色正宮之字定調頭管之翕聲爲合是加上字吶吹之而爲合若去吶吹之則祇是上字也且唐宋時燕樂高於雅樂三律以夾鍾清爲宮蔡氏新書云緊五者夾鍾之清聲俗樂以爲宮是也燕樂之黃鍾其聲當雅樂夾鍾新唐書云宮聲應

夾鐘之律是也然則笛色六字已非雅樂黃鐘其非古黃鐘益可知矣至於書中所引推步算術之類尤爲牽合末附八音考畧一卷亦無大闡明云

律呂圖說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紫芝撰紫芝字鷲山一字秀山杭州人是書首引朱子鐘律篇次列黃鐘圖自此以下凡三十八圖以月建日躔圖終焉每圖皆爲之說大都不出蔡元定韓邦奇及鄭世子載堉舊說

音律節畧考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潘繼善撰繼善號本菴婺源人是編首列律呂損益上下相生之法次列正半變半諸律長短之法次列十二律還相爲宫之法後列黄宫七管至應宫七管十二圖卽律呂新書所謂八十四聲蓋旋宫譜也其中所云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者乃局於所見而云然朱子亦考據舊文非自立新法也

黄鐘通韻二卷翰林院筆帖式都保家藏本

國朝都四德撰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滿洲鑲紅旗

八是書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名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爲宮第八聲字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爲上下二卷多本蔡元定律呂新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

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而五章中又雜取第四章之[Manchu]安[Manchu]恩二字以配宮第五章之[Manchu]昻[Manchu]鞥二字以配商第一章之[Manchu]阿[Manchu]額二字以配角第十

章之𠂉敖𠂉歐二字以配徵第二章之𠂉愛平聲𠂉額依二字以配羽以上十字分之配十干又取首章之𠂉依𠂉烏兩字共爲十二字分配十二律作爲橫直方圓之圖且謂人之言語聲音止此數字殊不知我

國家十二字頭整齊肅括無音不備無韻不該非可偏舉其五字頭以爲分配也據其所論葢以此五章可用漢字對音其餘七章雙聲疊韻爲漢文所無故不用耳然

國書有二合三合切音之不同推其原本則自首句六字而外其餘何一非雙聲疊韻而謂止於七章而已乎今以漢文字有無為

國音之區別漢文之有者則取配五音十二律而漢文所無者概置弗論是未究

國書制作之本也且字頭十二雖曰平列其實十一章皆以第一章為綱領而第一章又以第一句為綱領觀

國語中並無以他字加於ᠠ阿ᡝ額ᡳ依ᠣ鄂ᡠ烏

之上者其偶遇此音亦以他字代之葢此數字總
貫十二章如臣之有君子之有母其體統實爲拔
尊不宜與衆音並列又所列（阿）（愛平聲）（安）
（昂）（敖）等字反居（額）（額依）（恩）（鞥）（歐）等
字之下亦多未安伏稽
欽定國書新語卽以（阿）爲陽以（額）爲陰以此可見
（阿）之類皆陽位也（額）之類皆陰位也陰不可
以先陽乃
國書之義例不可以隨章布列矣至其以五章字頭

統詩韻三十部雖亦近似然限以前所拈之數字亦不足以盡清文之藴惟所論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窾要為有益於學者耳

樂原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闒闒子撰不著名氏相其紙色板式葢近時人也首為總論一篇泛摭聲律身度之常談書中亦錄通典玉海之舊文其他若謂陽律有二變陰律無二變不知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五聲二變故得八十四聲若陰律無二變則十二律旋宮

止得七十二聲矣又謂吉事用九寸起律則黃鐘也凶事用八寸起律則大呂也考周禮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岳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從未見有凶事用樂亦未見先王特别八寸之管爲凶事用者至史記述漢制始有吹簫給喪之語然豈可以論古樂歟

律呂纂要二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無序跋分上下二篇每篇各十有三說大意以律呂之要在辨其聲音之高

下長短上篇則發明高下之節下篇則發明長短

之度似乎近人節錄

御定律呂正義以便記誦者也

右樂類四十二部二百九十卷內四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樂爲古制宜遵古法阮咸荀勗之爭不過

尺之長短房庶范鎭之爭不過黍之縱橫耳

宋魏漢津以徽宗指節定尺明李文利以黃

鐘爲長三寸九分盡改古法皆世衰而邪說

作也今於詭詞新論悉斥不錄庶不失依永

和聲之本音焉